

退休九鐵市場主管陳見宏 細說九龍寨城生活見聞

訪談錄

撰文：譚淑美 marentam@hkej.com

陳見宏，童年曾在九龍寨城生活6至7年。

那是五十年代的九龍寨城，一片由磚瓦砌成的村屋景致。這個所謂的「三不管」地帶（即中國、英國、香港均不管），黃賭毒共治一爐。他把經歷寫成自傳式小說《舊屋——五十年代九龍寨城》，也寫了道友橫死街頭、賭檔隨處可見的景象，他更入過妓寨「吸過」鴉片煙……所留下的味道。

陳見宏少年喪父，寨城的童年生活也是他僅餘有關父親的回憶。喪父之痛，令他曾經不願回想往事，更遑論把經歷寫下來，「我有創傷後遺症」。但他近年想法改變，寫完此書，鬱結終如污水般排出大海。談到這兒，他有點激動地說：「寫的時候，我哭過很多次。」

陳見宏小檔案

出生地點：中國

職業：半退休，現持有公司做
基建工程投標顧問

家庭：已婚，與太太育有三名
子女

著作：《舊屋——五十年代九
龍寨城》、《戰火忘情》、《誰
是真兇？》等

陳見宏曾經在九龍
寨城生活6至7年。
（吳楚勤攝）

連下多天雨，訪問當日終於看到較為乾爽的石屎地，可還是天陰。

曾經任職九廣鐵路市場主管的陳見宏帶着太太與秘書前來，拍攝地點是由貧民窟變身而成的九龍寨城公園。他感慨地說，眼前所見的衙門景區就是五十年代他所生活的九龍寨城的模樣。據資料說，「衙門」在1847年建成，為九龍寨城僅存的古建築物。「寨城」是正名，「城寨」是別名，兩者皆通用。

「好有感覺，好像回到童年時。」他慢慢地道。

他那次入妓寨，是尾隨父親去的。他的父親被朋友夾硬帶去，兩父子聽完琵琶妹唱歌就離開。

說完「黃」，現在說「賭」。

書內有一章如此描寫（撮要）：

大井街貫通南北大道，圖中可見到多間賭館，他們明目張膽地開賭，以賭番攤、牌九為主。路人可以從街上看到場內的情況，我八八卦卦駐足向館內望兩眼，漸漸跟睇水的叔叔熟稔，有時更醒我一些糖果餅乾，我亦順口幫手招客，助紂為虐。

然後，寫到「毒」（撮要）：

的運作呢。因此，倒不如由妓寨及賭檔的負責人自行防範罪案發生吧！」

居民自組消防隊

三不管就自己管，寨城還有恍如古代的打更制度。他喝一口水，再道：「功能就像保安，即古時打更佬拿着燈籠到處叫人慎防小偷及火警的那一種。不過，在我們的年代，已有電筒發明，於是保安會拿着電筒到處巡邏。這些保安的年紀也很大，他們若見到任何事故，就會大叫通知居民。」

此外，居民更會自行組成消防隊。



陳見宏（左）早前出席書展講座，右為書插畫師simon。（受訪者圖）

較大修改的是鴉片與妓寨一幕，「九龍寨城雖然都有這種妓寨，但沒有書中描述的那麼高尚。我是結合了我在西營盤看到的和寨城看到的，再把兩者合二為一而書寫。」他翻一翻書說道。

書內如此描寫（撮要）：

去到一條小巷，兩旁是舊式單層磚屋，每間屋有對紅燈籠。屋前坐着一名中年婦人，穿着唐裝衫褲，手持葵扇。有男人告訴他這兒是「老舉寨、雞寶」。他就推了朋友一下，對他說：「快走，阿媽說雞寶是壞男人搵壞女人的地方。」

另一章節這樣寫（撮要）：

我們進入寨城往大井街去，轉了兩三個彎，到了一座三層式唐樓，門口站着幾個流氓。我們走進一間房，燈光陰暗，門窗緊閉，煙槍、煙燈、煙膏等一應俱全。一名少女屈膝坐在中間給他們點煙燈。我問父親琵琶妹是什麼？他答是雞妓，遭父母遺棄的可憐人。我問：「如果爸爸媽媽不要我，那麼我是否『雞妓』呢？」

這時陳見宏帶點憐惜地道：「她們多是孤兒，被人賣身。」

友「快走。」在寨城，沒有人會理會死在街頭的人，他們多數是吸毒而死。在街頭的暗角，我們常看見道友在吸毒，大多數是吸食海洛英，俗稱白粉。

陳見宏又說，道友身上沒有什麼錢，吃飯只能吃廚餘。街上有小販用鐵桶加炭爐，把從食肆收集回來的剩食煮熟，每餐收費1至2角。他的感覺是寨城是龍蛇混雜之地，有其處事潛規則。

但書內好像沒見什麼搶劫案發生？

「對呀！」他回應，「我們從沒有聽過什麼搶劫或風化案的。」

那麼，有沒有見到警察呢？

「噢，有的！他們是便衣警察，每次5至6人，通常來抓人。至於賭檔，他們選擇視而不見。」他憶述道。

當時作為一個不足10歲的孩子，父母也放心讓他自行外出，但只限白天。

「在晚上，父母基本不會讓我們外出，主要原因只是街上沒有路燈。父母這時會編故事來嚇我們，說外面有拐子佬。事實上，寨城內的妓寨及賭檔等黑勢力會自行維持秩序，因假如發生問題，警察就會入來，他們才不想警察天天來干預他們

些義工消防隊隊員，就用這支長棍鉤把燃燒中的木塊勾下來。他們亦有滅火筒，但只是應付一時之急，若火勢太過猛烈，還是要向外面的消防隊求救。」

寨城給人的另一印象是，住屋環境較簡陋和混亂，書中有這樣的描述（撮要）：

寨城居民要從街喉取水回家使用，因此一個行業就應運而生——「擔水」。給人家送兩桶水為一擔，收費兩三毫子。母親因為要慳水，減少家用，所以只用一盆暖水給我們洗澡，逐個逐個洗，都是用同一盆水。

他上有一個大哥和姐姐，下有兩個妹妹，後來還有一個弟弟。他的姐姐由一個沒有女兒的富貴舅父照顧，寄居在對方位於跑馬地高尚地段的家。

洗澡按輩分排序，「大哥先洗澡，然後到我，才到兩個妹妹。我的父母用另外的水洗澡。」重男輕女？「對。哈哈。」他笑道：「那是一個鐵造的鵝蛋盆。」

這樣一盆充滿肥皂與汗水的洗澡水輪流用方式，直到他大概十一二歲才停止。至於姐姐，他平淡地說：「她一直很富裕，直到今天。她嫁給一個富商家族之後，在九龍城的富翁之中是數一數二的。連她的老爺去世，前特首曾蔭權都去送殯。你說，是不是很富貴？」

不過，上述的富貴舅父，其實也待他不薄，書內描述一次他生病了，沒錢看醫生，也是舅父掏腰包為他支付醫療費用。

尾聲，談一談政治。

國民黨難民聚居

原來在五十年代，寨城居民多是從內地走難來港的難民，因此大部分都是國民黨員或支持者。他在書中提到每逢雙十節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到處飄揚的情



陳見宏（前排右二）曾經在九鐵任職，圖為內管理課程畢業照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景。他父親的家族在廣東新會，本來是地主。走難到港後，為生計似乎當上一名小販——實際情況陳見宏也不太清楚，他只知道父親也是一名國民黨支持者。

陳見宏笑說自己沒有同樣的政治傾向，「你落筆輕手啲，以免別人以為我搞港獨。」

書內，也有寫1956年的「雙十九龍暴動」在寨城的情況（撮要）：

示威隊伍從東頭村方向來，再聚集一些由光明街來的小隊伍，隊伍中跳出一位手持青天白日旗的大漢，用旗指向身旁的龍城小學，大聲一叫：「這是共匪辦的學校，荼毒年輕一代。」群眾像猛獸般衝入龍城小學，看見什麼都打爛。

一切俱往矣，但他仍常常夢到寨城昔日的快樂時光。

他和家人目前在上水的村屋居住，「我始終喜歡比較空曠的環境，就像當年的寨城一樣。」



▲母親送贈的玉佩，陳見宏一直留在身邊。（吳楚勤攝）

巴士司機月薪二百

《舊屋——五十年代九龍寨城》書內沒有一張寨城舊照，陳見宏說他家人曾經有拍到照片，但在搬離寨城後，這些珍貴回憶於一場火災全數盡毀。這次寫書，他就憑記憶畫了一些草圖，再交由插畫師simsim為他作畫，穿插故事中。

其中有數張畫描繪農曆新年。書內亦提到某年農曆新年前夕，也是他生日，他父親花了7元買來他一直夢寐以求的獅頭和小鼓送他。「那個年

代，如果你是巴士司機，月薪大概只是200元。」可見這套玩具有多昂貴。

童年時代，他最常蹣跚的地方是哪裏？

陳見宏不假思索說：「國家片場和侯王廟。」按他記憶所畫的1958年寨城街道圖，它們只在寨城對面街數十步之遙。「尤其是侯王廟，那兒有石獅子，我常常爬上去騎。」像機動遊戲的騎牛牛？「對呀！但騎石獅子不用畀錢嘛！」



▲五十年代九龍寨城模型，可見樓房都是矮矮的，有點像村屋。（吳楚勤攝）



▲陳見宏憑記憶畫下簡單的街道圖，再交由插畫師美化。（紅出版圖片）



▲陳見宏（前排右二）少年喪父，寨城的童年生活也是他僅餘有關父親（後排右二）的回憶。（受訪者圖片）